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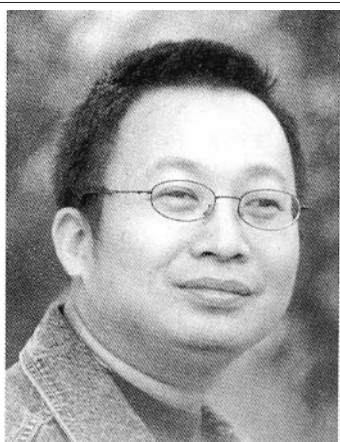
打开电视,“模仿秀”里走猫步的竟是四五岁的娃娃;换了个频道,看到一帮小家伙正在一本正经地唱京剧;跑到书店,满柜都是少年作家的书;回家刚坐一会儿,朋友打来电话,聊起送孩子进特长班的事。一个成年人口逐渐逼近老龄化的社会,关于给我们奉献“奇迹”和惊讶的“神童”们的信息竟俯拾即是。这两天还看到为把陈凯歌的新影片《无极》的电影剧本改编成小说,有关人士开始征寻“80后”小说改编者,并在网上搞起了“人气调查”……

神童在中国是有着受重视的传统和历史的。从古代的孔融、诸葛恪、司马光、方仲永的故事,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的各名牌大学的“少年班”,再到今天形形色色的高收费的特长班,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。但神童故事的结局,无论是现实中的,还是文学作品中的,美妙的却不多。孔融成人后从政,是个失败的政客,最后被曹操所杀;诸葛恪是诸葛亮的亲侄子,辅佐东吴,权倾一时,最后死于政治斗争;《伤仲永》已成为千古名文,不需赘述;《今古奇观》里有一篇《十三郎五岁朝天》,讲的是宋朝人王宋,五岁被人贩拐走,可他竟能在人贩身上留下记号,最后让官府擒获人贩,全家还因此受到了皇帝赏赐。如此神童,长大后自然也是去做官,结果被杀。

“小时了了,大未必佳”,这句泼冷水的话,是伴随着孔融的神奇故事一起问世的,历代的文人、教育家也多有引用。只可惜后人热衷的多是“神迹”,而非“神迹”背后的批判现实主义警告。如今,这种热衷不仅独属于当事人,社会上的许多人都乐于参与其中。学校、媒体、亲友加上家长和当事学生本人,所有关注都化成了“神童”们背负的压力。

几年前,曾有过某名牌大学的

一位出身农村的省高考状元学生被劝退的新闻。为什么被劝退呢?因为该高考状元进入大学后,迷上打电子游戏而沦为差生。记得一些媒体还为此展开过讨论,当时大家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该学生进入大学,有了改变命运的基础后就放松了对



『神童』到底有没有那么多

■ 徐江

自己的要求。其实,那些专家和记者可能还忘了另一点,那就是顺利进入名牌大学后,该生所背负的应试压力和亲友的期待骤然减轻,艰苦的高考拼搏已将这名优秀学生的精力透支殆尽,他太需要在某种轻松和欢乐中寻求补偿了。

我当年的一个同事,毕业于某重点大学的少年班。他开始工作时是18岁。据他说,上学时只要考试

成绩低于95分,回到家里就要挨揍。他们的少年班也没有培养出几个好苗子,倒是因为自制力较低,跟着大学里的成年的学生们学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。

还有这样一个没有考上大学的“神童”的故事。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聊天时,说起一个“神童”的故事。最初,是因为这个孩子藏书多,有大概近万册,这在中学生里绝对算是个奇迹了。于是,电视台和报纸就上门采访来了,把这个孩子树为一个好学的典型,进而描述成一个“神童”。实际上呢,这个孩子虽然好学,成绩也不错,可他那近万册藏书却不是自己为学习而买的,而是他的望子成龙的父母帮他胡乱搜集、购置的。结果,随着媒体大造舆论,“神童”和其家长都盲目自信和乐观起来。终于,“神童”在高考中发挥失常,最后落榜。当初追捧的媒体,再也无话可说。只苦了“神童”和他的那一屋子的藏书。

“神童”到底有没有那么多呢?这些年,每逢有媒体追捧那些略显早熟的少年,我便会下意识地产生出这样的疑问。在我的意识中,“神童”的称谓应该属于那种幼年天赋超常、成年后又做出惊人业绩的人,像莫扎特、爱迪生、周信芳……他们既展示了其“异秉”所能给人类带来的惊喜,同时也体现出自己作为各自行业里顶尖大师,面对人生的逆境所焕发出的超强意志力和其勤勉的处世态度。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神童。相反,那种仅因为具有某种早熟的识记才能,而被父母、媒体与社会“忽悠”成“神童”的孩子,不过是一种“神童秀”的受害者。他们本来是有权作为一个拥有自身天赋特长的普通人,开始自己幸福的人生之路的。可是,我们这些成年人,却往往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无情地毁了他们美好的前程。

(责任编辑 韩瑞新)